

# 寄义家书

郑杨义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寄义家书

郑福义 著

 商务印书馆  
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寄父家书 / 邢福义著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8  
ISBN 978-7-100-15736-0

I. ①寄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2157 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寄父家书

邢福义 著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736 - 0

---

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3/4 插页 4

定价: 6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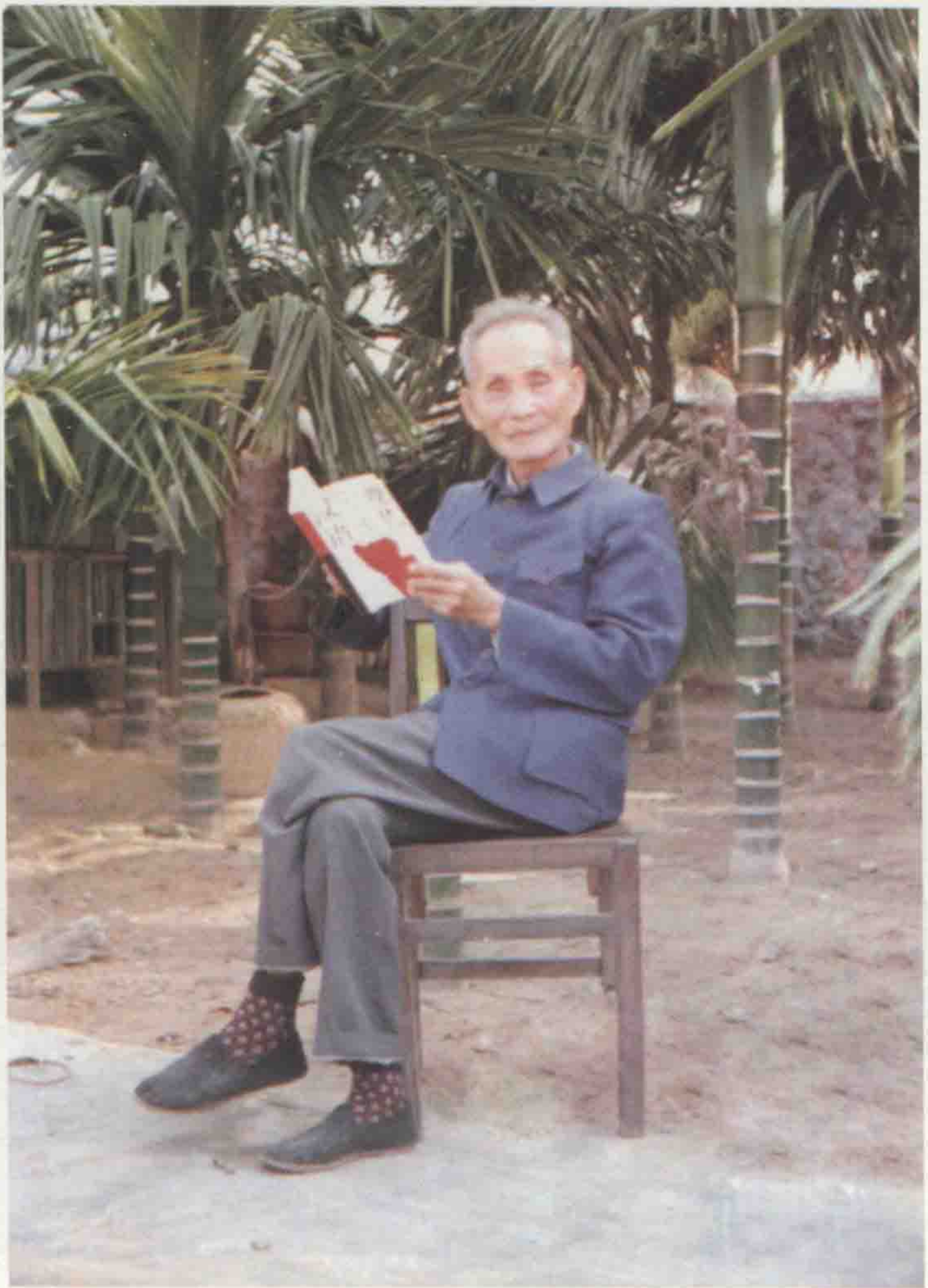


从左到右：孔英、月桂、述礼、父亲、福义、三叔、三叔母、洪云、述评和小孔根，拍于黄流中学，1995年4月



从左到右：哥哥、父亲、福义，1984年1月31日





父亲在翻看邢福义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，1991年11月





1968年国庆与妻子儿女，  
背景为当时唯一的长江大桥

# 華中師範學院

55.7.28

七月二十日的來信，今天上午收到了。以不才教您的來信所以感到特別珍貴。

您信中說，曾在六個月間給孩兒寄去一信，但是孩兒沒有收到。真是遺失了！

○○○○○○○孩兒已把<sup>您</sup>信的內容轉告三叔父和仁奇，希望他倆能給您寄一些用費。

三叔父有過一段時間（約一個月）沒有在信內作工，但最近他從家中來信說，任哪方面又請您給他叫他去作工了。請以您是否給他寄信說學。任哪市振興本工廠吧！

尋常很少寫信來，寫來也很簡單，沒有告訴孩兒家中的詳細情況。但從他的信中可以看出，他的生活很困難。最近接到他的來信，說他已出門尋和“打磚”的工作。他的通訊地址是：湖南湘潭三亞路新教濟理三三木匠打磚工廠。

二日前，曾收到家中寄來的阿弟和明忠合照的全身相片一張，他倆都很乖。

三叔父和明忠的信，都說家中大小都安好，望勿念。

七月十二日，考試完畢，考的是心理學、文學概論。考到主義、了論論文選等四科。考試和複習功課的時間，一共有四個星期。在這一段時間中，由於能積極地“偷竊”，所以也做過了一些東西，若本口地與內科學比較，孩兒的地學概論也考得。考試的結果，孩兒考得還算滿意。現在兩科成績已公佈，心理學孩兒得“5”分，文學概論得“4”分（“5”分是滿分，4分良好，3分及格，2分以下不及格，班中也有人考得2分的）。其餘兩科，大概也是在4分以上的。

1955年7月28日的信



父亲：  
收到三月十三日来信。  
弟如患病，所需之药，购买不到。由于  
某些人闹无政府主义，影响生产，连普  
通药品也缺货，所需之药更是没有了。  
爱莫能助，实感不安，容待来日，留  
心购买。最近在汉市坚决贯彻中央有

1975年4月9日的信

父亲：

早该给您写信了！

这星期，一天当作两天用，是在紧张中度过的。八月下旬，到《汉语大字典》编委会，写主编的试编。我对文字学并不熟悉。试编中，连一个术语给我答复，并不任要我自己，还得问别人。试编后，又是写试编稿，又是写试编经验，又是给上海浙江一带“五省一市”《汉语大词典》试编稿提意见，再加工，《辞源》资料，《语源》资料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湖北、四川两省负责《汉语大字典》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上海五省一市负责《汉语大词典》是竹竿篇，都是大书而提高性之书，要求是“古今兼收，博采众长”，每套将达三千万字，目前初步估计，每套三十元。我的试编《汉语大字典》，因为要讲“源流”，所以要求让官话中湘潭，对许多字，要讲它的形体演变（甲名乙—全文—籍又—十篆等；如：全文扁→籍文<sup>扁</sup>原→十篆<sup>原</sup>原→原）。这样，工作量就非常之大。今年几年，没有决心和毅力，

1977.10.22

27.10.22

1977年10月22日的信





父亲整理的家书

## 写在前面

这本《寄父家书》，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我寄给父亲的信件，时间跨度37年。开头的一封，写于1955年7月28日，之前肯定写过，只是丢失了，我也没印象了；结尾的一封，写于1991年12月6日，之后肯定接着写到他去世那年，只是从1992年起，他已没有精力一封封地整理信件了！

1997年，85岁的父亲把我给他的信件打包成捆，邮寄到华中师大。收到时，因为太厚，我事情又多，没时间看，所以一直没有打开。10多年之后，2014年1月，时任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主编的王泽龙教授打来电话，说他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合写了一本《我的1977》，要我也写点什么，收入这本书。我没有日记。少年时代写过两三年，但从青年、中年时代起就不写了。怎么办？要写回忆文字，光凭脑子之所记，无法写得准确。正在感到为难，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那捆信也许有用。果不其然，我从中查找到了有关记载，写成了散文《1977漫忆》，收入了王泽龙、汪国胜主编《我的1977》一书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）。



我是2014年1月5日上午8点半打开这捆信件的。第一反应，是大吃一惊。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，分别装订，分别写了摘要，最上面放着父亲1997年10月3日写的一些话。全录如下。

义儿：

漱谷病现如何？（福义插说：漱谷指我的妻子谭漱谷）

9月份钱已收。

仁哥事已落实，但未知第一个月薪收到否，收多少。（福义插说：仁哥指我的哥哥邢福仁）

这里是给你的信（1955年至1991年），编号是1-16号，是当时一份份订上，为了放置时的方便，顺手写上摘要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

我很好，耳聋得快，尤其是左耳，但右耳还能听广播，电视还能视，其他部分还好。家中一切如常，请勿念。

祝健康进步！

又，漱谷理解能力怎样？比如你对她说我写信来问她的病情，她能理解么？

父亲 1997.10.3

翻看这捆纸质很差、字迹模糊的信，我无限感慨，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、学生们、学生的学生们看看，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。作为背景材料，我先说几点情况。

第一，这本小书，主要收入我给父亲的信。也穿插了我的妻

子谭漱谷、我的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写给他的几封，并且穿插了几封我请父亲代转的、写给叔父与哥哥等人的。凡是父亲写给我的信，一律未收。一来，是因为搬过几次家，他的信丢失得所剩甚少，剩下的又残缺不全，将其收入，反而不相照应；二来，是因为几十年来，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“赶路”，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，没有余力整理信件并将其敲打到电脑上面。总之一句话，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，那么，“赶路”便是主流压力。我给父亲的信，主要述说的便是在这一主流压力下我之所思所写所为。

第二，我 1935 年出生于海南岛南部偏西的黄流乡，乳名金耀。三四岁就在祖父的引导下阅读旧小说。尽管海南南部总体上相对落后，但较为繁荣的黄流不乏读书人。日军 1939 年占领黄流，不久后设立小学。祖父不让我上日本人的学校，要我在家自己看书，并且到处借书来读。1945 年，由于我总是害病，祖父病重自知将要离世之时，特别留下遗嘱：“不要让阿耀再看书。”直到父亲回来，才给我开禁。1952 年，我 17 岁，以崖县初级中学毕业的学历，考取设立在海口的广东琼台师范学校 2 年制专师班（当时海南属广东省），10 月初到琼师报到。其时，交通不便，从黄流到海口十分艰难。我到琼师之后，因无路费，没有回过黄流。1954 年秋季，我琼师毕业。本以为会分配当小学教师，不想学校给了我考师范大学的机会。我犹豫了。母亲去世，父亲被逮捕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再读大学支撑得下去吗？矛盾的结果，决定报考为时最短的班级。于是，报考华中师院中文系 2 年制专修科，



录取了。1954年9月，从海口到武汉，进入华中师院。我从小就懂得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道理，懂得“立志”之重要。很自然地，到琼台师范读图音体专师班时，“立志”要成为画家；到华中师院中文系读中文专修科时，“立志”要成为作家。直到留校担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，确定了自己将终生跟这一专业打交道，便“立志”成为汉语语法学家。我的妻子谭漱谷，比我大三岁，湖南一师毕业，是我读中文专修科时的同学。她业务基础比我好，为人温柔真诚。我把她当姐姐，什么话都跟她掏心掏肺地说。跟她在一起，我感到温暖，感到安全。我们于1957年结婚。50多年，我们没有吵过架。1997年，妻子中风瘫痪，卧床16年，于2012年离世，享年80岁。我们有一儿一女，都各有自己的事业。儿子孔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，目前在美国花旗银行负责数据统计工作；女儿孔昭在北京获得理学硕士学位，又在美国获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现在上海。

第三，父亲邢诒河，1912年出生，2001年去世，享年90岁。1936年，24岁的他，在我哥3岁、我1岁的时候，离开黄流去广州，考进黄埔军校，成为第十四期学员。不久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断了音信。1945年，家里接到他的一封信，知道他在南京汤恩伯的部下当少校参谋（后提升中校）。收到他1945年第一封信的时候，日夜盼信的祖父邢谷超去世才十多天！1948年，父亲回了黄流，跟家人相聚。我的母亲周炳爱，1912年生；跟父亲见面不久，于1949年因难产去世，年仅37岁。同年，父亲应聘进入设立在黄流的崖县初级中学当教师（当时黄流属崖

县，后来才划归乐东县），后担任教导主任。同年，他续弦，继母为骆日江，1919年生（2005年去世）。这是一个极好的人，我叫她“阿娘”。1950年，她生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邢述礼。1951年，“镇反”运动期间，父亲被逮捕。判刑10年，送到黑龙江的黑河去劳改，主要搞测量制图之类的事情。1961年，刑满释放，留场服务，搞同样的事。1971年春季，年到花甲的他，返回家乡黄流。他乘火车南下，经过武昌时，停留一天，住到车站旁边的旅店里。不巧，我到湖北省英山县搞开门办学去了。我妻子在武汉市九中教书，带了儿女到旅店去看了他。他回黄流之后，表现不错。1979年年初，被摘掉了“反革命”的帽子。后来，黄流镇成立了海南诗社黄流分社，他当选社长兼社刊《流韵》报主编。县里开政协会议，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。这本小书中我给他的信件，应该分为两个时段，以1971年春季为分界线。前一时段，信是寄往黑河的；后一时段，信是寄往黄流的。由于我事情多而杂，后一时段我往家乡写信，一般都寄给父亲，请他把我的情况转告三叔父、大哥等亲人。

第四，我家乡的亲人，在我父亲回乡之后，主要可分三支。

①父亲、阿娘和弟弟邢述礼。述礼生于1950年，其妻陈月桂，生于1953年。他们有子女4个：孔英（女）、孔雄、孔光、孔潇。

②哥哥邢福仁，生于1933年，去世于2013年，享年80岁；大嫂蔡小姑，生于1933年，去世于1983年，享年50岁。他们有子女5个：阿忠、阿勇、阿辉、阿凤（女）、阿銮（女）。

③叔父邢诒江，生于1918年，去世于2002年；三叔母陈引舅，生于



1929年，去世于2005年。他们有子女6个：月桂（女）、关桃（女）、四珠（女）、述评、铁完（女）、五珠（女）。述评在广东省读过美专，任教于海口实验中学，现已成为相当活跃的画家。述评的妻子为洪云，儿子孔根在西安读过美专，也有可能走绘画的路。让我长期遗憾的是，在我当助教以后的相当多年头中，家乡亲人都有经济困难，需要我的帮助。但是，我的收入有限。60年代中后期，稿费完全没有了，每月25日前后，都要向高庆赐老师借15元钱，下月一拿到工资便立即还他。在给父家的信中，我没提借钱这件事。但我总是写出我的收入情况，以及给家乡哪个亲人寄了多少钱。这是为了表明，我在尽力，但距亲人的盼望很远，实在惭愧！

第五，关于“赶路”，这里要特别点明，从我的信上看，父亲和所有亲人大概都会以为，我是领导信任，得到重用，顺风顺水，一马平川。其实，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，我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。在我当助教的20余年时间中，教师里头，“政治挂帅”有突出表现者，被赞为“红专”；专心于读书写作者，被判为“白专”。1957年“反右”之后，我被认定为“白专”典型，成了“异类”，不管做了多少事，讲了多少课，学生如何反映，学界有何评价，都得按规定时间接受批判。批判会上，教研室全体成员人人发言，轮流训教。有的人，言辞特别厉害。有一次，其中一位声色俱厉地说：“都像你这样，国家要变色，党要变修。你要成反革命，你要坐牢！”每到开批判会的日子，我便心惊胆战，特别紧张。这“白专”帽子，直到1978年